唐荊川先生文集卷之五

書

答汪生問禮書

遠道走使詢及繼母喪服深知謹禮之意然此在禮經甚分曉本非有疑似相聚訟也只爲不解承重兩字而惑於俗人代父相沿爲服之說是以其論紛紜而難通耳承重者禮之所謂受重也如何謂之重謂祭統也古者立主謂之重宗廟謂之重禮曰爲人後者三年解之者曰爲人後者受重於人受重者必以爲服服之也禮曰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斬解之者曰

H. H. MU CHINESE LIBRARY

爲祖後者受重於祖受重者必以爲服服之也爲人後者以傍枝後其大宗爲祖後者以嫡孫後其祖雖其本末踈戚不同而其所以必爲之三年者則皆以爲後之故爲後者受重之謂也不獨如是而已禮經固有爲曾祖後云者爲高祖後云者爲曾祖後者謂若父與祖與曾祖或以疾廢與先曾祖而死者也爲高祖後者謂若父與祖與曾祖或以疾廢與先高祖而死者也爲曾祖後則爲曾祖斬爲高祖後則爲高祖斬若以代父爲説則是父之所齊期者吾代爲之斬父之所齊五月者吾代爲之斬此其本末倒置甚

矣又何以爲代乎爲曾祖斬則謂之代祖也可爲高祖斬則爲之代曾祖也可代父之說又何施乎此其鄙野舛駁絕不可準於經典然世耆儒老生亦往往以此爲說余竟不知其何所起也禮經十七章中無此說雖漢宋諸儒生論禮者數千家亦絕無此說余竟不知其何所起也禮爲祖後者服斬不言服祖之妻何服非畧之也蓋發凡於爲人後者章中矣曰爲人後者爲所後之妻若子以傍枝後其族人猶服其所後之妻若子況以嫡孫後其祖而不以若子之服服其祖之妻者乎由此言之爲其祖加服云者自爲

受重也非爲父也爲其祖母加服云者自爲祖也亦非爲父也此祖母也禮曰繼母如母則繼祖母如祖母也爲祖而服其繼祖母豈繫乎父之及見與不及見乎爲祖而服其繼祖母豈論其有出無出乎且謂之繼則是不論其有出無出而爲之服者固非其所出以繼母之服不問其有出無出而隆殺之也何獨疑於繼祖母焉夫有出而加服無出而降服此古所以制媵妾之等然非所以施之於嫡也禮已之妻嫡子之妻不敢以無出降而況於祖母乎以吾友有好古謹禮之意不敢不悉所聞更與知禮者討之禮後

喪有前喪中其服後但據後喪始日爲斷不據前喪滿日爲繼也假而前喪小祥遇喪則兩喪共服之四年并以白

荅江五坡書

海內交游如兄者幾人而交游中能重意氣不輕然諾如兄者又幾人與兄一別至今幾時中間問訊能相通者有幾眷言思之可爲悵恨李中谿使來辱手書惓惓殊自慰幸又辱寄到十三經註疏此大惠也僕於此書去歲在山中偶嘗讀之而於三禮者讀之頗詳竊以爲王鄭諸儒雖未能深究乎先王之精蘊

至於形聲器度之間比較同異參量今古其功最多學者欲因筌蹄以求魚兎則此書不可不覩惜其舊板譌謬既多模糊又甚故雖素好學者或倦於觀焉兄之刻此學者可謂幸矣而僕山野之人顧先得之不尤爲幸歟中谿又欲刻杜佑通典恐此亦須刻也兄可贊之伏惟兄之涖閩且三年矣八閩之士固已丕然向下風矣而兄猶以人材風俗轉移變化之故未得其端爲言者此足以知兄之志也夫今之爲提學者茍博識善文及程較諸士文字之精與否而一無所失則已赫然足以收士心取高譽矣至於人材

風俗轉移變化則提學不以是自責而人亦不以是責之也兄獨慨然有意乎此固不以世人所趨尚與兄素所精詣者爲可滿而必以不如古之善作人者爲可歎歟古之道推其自治者以教人故德修而教以尊教而後知困知困而後能自反故因其教人也而德益修所謂教學相半也人之性行牽柔闇伏者多而果決雄毅者固少矣得其果決雄毅而能必爲剛善且爲剛中者又加少耳故臯陶之論九德曰剛而塞強而義而箕子曰高明柔克兄固雄毅果決者剛者強者高明者也持之以動心忍性之力致之以

收歛凝靜之實克之以柔養之以[illegible]必塞而不近於露強者必義而不過乎激積之也厚而蓄之也容則兄之所以自進與其所以教人至於人材風俗轉移變化恐無以易此矣然此在兄之材力亦何難也嗟乎士之蕩于紛華競於馳騖而不歸其根也久矣閩固多文少實之域也非兄孰能振之而欲振之豈在聲色文字之間哉固有道矣若其次則莫切於風厲學官僕竊謂今之提學以一人督率六七郡之士即使如古之善作人者則善矣雖然其勢固亦不能人人而董之與日日而礱之也不能人人而董

之與日日而礲之則其所被者淺矣古之教者自萬二千五百家爲鄉鄉有師而至於五家爲比比有師豈特教二千五百家者則賢哉彼其教五家者亦盡賢人也即使今之提學如古之善作人者亦不過六七郡共得一良師耳爲此六七郡得一良師孰與爲此六七郡得百十良師故爲提學者莫急于風厲學官今學官瑣尾自卑嗜利無耻人人相師靡然一風雖有一二材俊之士出乎其間猶懼其隨而偃也誠欲有以風厲之又恐非一提學之官與四三年之間所得爲耳然以兄之材必能有以處此竊願聞教焉

曩與王道思書亦嘗及於提學之說大都不出所以請教于兄者矣僕今歲携家至荆溪此中山水清絶頗能悅人在病夫尤宜也邇來儘善飯羸弱之軀可以自支惟學不加進殊愧知已然於動心忍性收斂凝静此僕之所請教吾兄者亦不敢自棄也更願兄時督教之所示讀書太苦蕩搓精魂之說此兄之甚愛我敢不拜教尊作儒學記文最古雅然此自兄素所精詣不俟贊也山中亦有一二拙言更容繕寫求教

復東橋顧少宰書

順之竊聞昔人以名譽不聞歸過朋友者謂其實溢乎內而譽不副之者耳非謂本無可以致譽而朋友爲之賁飾以私於其好也沈別駕至辱賜手書奉函驚愧竊不自知所以先容於左右者開函讀之乃知以陳王二友之故明公過信而不疑耳是二友無乃私於其好故忘其醜而飾成其所長明公亹亹好士故博取於朋友之譽而不暇究乎其實也然在僕何敢當也僕自爲諸生時得明公之文而讀之雖不能窺其精意然竊嚮往焉及從游薦紳間又獲聞明公高誼傾海內而求士甚於士之求公且不在古人之

後則心益慕之然蓄之數年而不敢通姓名於左右
則亦有說夫王工好玉則琨吾于闐之產非不欲盡
而收之然有所不能收者碔砆耳瓊瑰碔砆亦莫不
欲自獻於玉人之前然而有所不敢獻者自知其爲
碔砆耳僕迂戇無能人也過不自量嘗從諸友人學
爲古文詩歌追琢刻鏤亦且數年然材既不近又牽
於多病遂不成而罷去及屏居山林自幸尚有餘日
將以游心六籍究聖賢之述作鑒古今之沿革以進
其識而淑諸身又牽於多病輒復罷去既無一成則
惟欲逃虛息影以從事於莊生所謂墮體黜聰以爲

世間一支離之人耕食鑿飲以畢此生而不敢有覬乎其外盖所自量者審也又何敢以求知於左右也哉即使朋友欲為僕文飾計亦無以過於僕之所自量者矣不知二友之所以譽僕於明公者何語而明公又何從而過信之也此僕之所自愧且懼而不敢當也伏惟明公與世卷舒向也遵晦丘園時也於公一不以為損及出而秉鈞軸時也於公一不以為喜然而海内之士方公之退處則皆眷焉望其復用及其既用則皆望其秉鈞軸及公之秉鈞軸則皆欣然以喜何也僕竊觀聖人繫易于否泰初爻皆有彚征

之說焉至於泰之以隣否之疇祉則皆繫之於四四者大臣之位近君而任重者也近世之士慣熟猥巧之習日工而羔羊素絲之節或衰矣而任重之人所指以爲才且賢者又往往在彼而不在此盖士習旣然而示之以好惡者則又然何怪乎靡靡一風也是以雖清明平泰之世而包羞匪人或不勝參錯乎其間雖否泰之幾未必繫此而士習隆汚則亦可知必有大人君子任當世之重以身範物離祉其疇以長君子之道而黙消陰邪彙征之氣此海內所以致望於明公而非明公不能副海內之望也則如僕僻處

山林亦將拭目以觀盛德不徒爲知己之私感而已迂疎病廢之人本不宜開口及世事縱言至此恃明公之知也惶恐惶恐前辱雄文垂示此明公所以誘誨僕者至深也謹拜教草草作載酒亭一詩用致嚮往之懷更希教之外具小書一部紗帕一端充贄惟賜納是幸不宣

與田提學書

約之過敝邑寄到手書嘉惠多謝雅意僕自送約之至姑蘇觸暑積勞遂爾發瘧迄今伏枕未及能強起也病歸以來生平交遊一時雨散空山獨坐每每念

之令人無以爲懷此豈惟握手殷勤日夕之懽不能觧之于心而獨學無友則昔人所以深病于孤陋也柰何近會約之稍能道吾兄所新得慰甚約之又言吾兄以好畫之故至欲手自摹搨則僕之迂滯所不能觧者然吾兄專凝絕靜豈謂沉溺于此或者居閒無事游息之時聊以此爲戲耳僕竊謂遊藝之與玩物適情之與喪志差別只在毫芒閒如六藝皆古人養性而理心自此便可上達天德今人學射學書學數則不過武人之麄材與胥史之末技是以戴記分孫德藝上下之說而子夏亦譏其不能致遠況又不

在六藝之科者乎且古之善畫不過如鄭虔王維輩何足學也況學之終身有竟不能似其一水一石者乎陳履常之詩曰晩知書畫眞有益却悔歲月來無多僕常誦而笑之以爲履常知書畫之有益而爲益有甚于書畫者履常不知也履常自悔其歲月之不足以給書畫而書畫祇足以糜費歲月者履常不知也吾輩年巳長大雖籠聚精神早夜矻矻從事于聖賢之後尚懼枉却此生則雖詩文與記誦便可一切罷去况更有贅日剩力爲此舐筆和墨之事乎然僕聞之畫家之説亦不以舐筆和墨者之爲工而必解

衣盤薄之爲上乃知畫家不貴能畫正在能不畫耳若此者所以凝神而不分其志也兄之畫品能通乎此則僕之所不敢知而所以諷兄者無乃爲土苴末論乎幸兄一笑而擲之可也僕自别後携家至陽羨謝去世事牽纏時時閉門默坐始知平日汲于多岐蕩精摇神之過毎讀邵子勞多未有收功處踏盡人間閒路岐之語則憮然大悔者久之是以奕棊賦詩博聞強記皆昔所甚好或終歲不對局或終月而不成一韻或數旬不展卷雖或爲人所強與自強爲之亦竟如嚼蠟了然絶無滋味也觀尊卷所書數作則

荒落疎懶之態可盡見之僕之爲此其志亦欲發憤刊落收功一原而力又不能逮也惟兄有以教之

與王龍溪書

世人之不能不疑於吾輩也久矣近有士夫自浙中來者云及吾兄以佃寺之故使憲司有言且云兄以寺地據風水之勝欲作令先大夫墓地上官某人者既予之矣而憲使持之故若此紛紛也僕聞而竊嘆以爲如兄安得有此此乃傳言之誤耳不然則必俗吏欲汚衊善人託爲此說就使非傳言之誤非俗吏欲汚衊善人則在兄必自有說固不敢以世人之疑

吾輩者而亦疑兄姑笑而置之不欲煩諸齒頰間也既又伏念以為孔子以詩禮教子而陳亢疑其異聞孟子不見儲子而屋廬子以為得聞古者師友之間既洞然肝膽相信矣而亦若不免以世俗之疑相疑者何也無乃故為迂其問以剔抉聖賢之隱曲而白之於世也乎今僕幸得兄之間而可以有請安知兄之隱曲不因以白而僕亦冀有陳亢得三之喜與屋廬子之悦者乎且夫人之意兄者則曰兄之請寺是世人之請寺已兄之徇風水是世人之徇風水已而僕之意殊不然也夫兄爽朗超脫得之性成僕每竊

僕以爲即使兄不學不知道亦當作物外高流如孚
景和靖之徒絶非食烟火輩人而或謂其請寺以自
便占風水以規後蔭此眞坐井之見且不足以闖兄
之藩宜乎兄之不屑與較也然而兄之爲是必有說
也僕竊觀於兄矣惟兄篤於自信是故不爲形跡之
防以包荒爲大是故無淨穢之擇以忠厚善世不私
其身是故或與人同過而不求自異此兄之所以生
深信深慕於相知者亦所以生微疑於不相知者也
寺田出上官之手何必固卻以爲潔風水有事機之
便何必固避以遠嫌以是闖兄或者得其藩乎然僕

竊以兄之意亦稍偏矣孔子惡行恠而愿人亦譏其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夫曰同乎流俗則非其自流也特同之耳曰合乎汙世則非其自汚也特合之耳其設心亦豈不善而聖賢甚以爲不可者其說可知也且夫本以包荒忠厚而其影或近於愿人此僕之所懼也然則世人望影而疑亦何恠歟古人有放君而代之者而人不疑其富天下有放君而又反之者而人不疑其專蓋古人舉大事冒大不韙而猶不蒙人之疑如此今吾輩出格作一小事而人巳羣然疑之雖古今人眼孔不同計亦不應如此隔絶也毋乃不

邇不殖所以自信與素信於人者有不如古人乎不顧不視不取不予所以自信與素信於人者有不如古人乎且夫以湯之聖宜其脫然於聲色貨利之外也而秖曰不邇不殖真若聲色貨利之足以移湯而湯真若與聲色貨利相持然者何也以尹之所樂者堯舜之道也而秖銖稱寸量於一介取予之間若硜硜之小人然者何也兄所論伊川金樸子之說以此施於點檢形跡之人則爲對病要藥矣向非其人則如以蓍參治肺癰藥豈不甚美或以助火而長病也曩時諸友所處陽明老先生家事或有造爲王碗之

謗此言極俚鄙可笑宜不足以紿三尺之童子然王僉事竟以此解官去有志者至今痛惜之夫毀譽利害不足計然得無吾黨亦有過乎苟非過於自信而疎於事情無乃所謂素信於人者之未至耶君子行有不得反求諸已則工夫日緊日精至於已日乃孚是人之疑我者所以精進我也兄意其以爲何如然僕非敢謂此言可以少裨於兄亦將以叩兄之隱曲而得聞所未聞耳幸亮之

與莫子良書

日夕望吾子良之來得所寄書知會在閏月頗以爲

慰富生遠來愧無以教之此生曩時讀書爲文皆未甞入苦心但隨其資性之所近爲之故其語意多淺弱而乏精鍊之思今稍稍示以關鍵所在然渠性亦敏終當有悟也至於爲人少年謹愿吾甚愛之亦時時示以立志必爲古人之說不知竟能相信否耶幸爲轉致意於令岳老先生千里之託不敢負也古人不讀非聖之書以致精也僕之馳騖於博雜也久矣近稍知向裏自悟溺心減質之爲病乃欲發憤而刊落之然亦自悔其歲月之晚矣大率讀書以治經明理爲先次則諸史可以備見古人經綸之跡與自來

成敗理亂之幾次則載諸世務可以應世之用者此數者其根本枝葉相輳皆爲有益之書若但可以資文詞者則其爲說固已末矣况好文字與好詩亦正在胸中流出有見者與人自別正不資藉此零星簿子也雖古之以詩文名家者其說亦不過如此况識其大者乎曩見子良舟中所携書多非要緊竊以今之世清修自潔如子良篤志好學如子良而或不免耗精力於無所用至於所最當留意者或且束閣而不暇也以與子良知愛之深乃不敢不盡其愚倖面晤時更有請也承嘉葛見惠客中適有一葛亦欲奉

寄揆李報李得無爲咲乎閏月準望一來勿爽勿爽

答徐大尹少初書

讀清獄申文深知仁人之用心至悉謹篋而藏之以告後之君子以延長者之惠于無窮更承示區處牌坊事往時所辭諸坊牌銀只爲未有所處遂至久而不知所用之矣今用以修理書院不惟此銀得有所着落且于風教有補焉甚善甚善但中間稱奬鄙人太過讀之且甚自愧也某嘗以爲今日吾輩之病大率在于實行未修而虛名先著闇域不務而門面是張是以書院講學一節多爲具文而非彼此感應之

眞機而其志之不相同者則遂指摘以爲口實誠所謂吾黨有過焉者也況如僕者極踈且陋何敢當此乞于申文中自見今買莊一所以下至儎船以居數句及因以禮敎請講學一句敢勞削去是所以免僕于名浮之恥而亦左右相愛以德之素心也幸亮之

與吳江陰書

前使者冐進瞽言自分必且見絕於吾友矣適會陳戸曹道及吾友欲相顧是吾友舊愛之深不遠以瞽言爲辠也即令人往候使節於白氏則已行矣悵惘竊惟論治者先體故按督之體與乎州縣風憲之職

異乎拊循而州縣之所以拊循其民惟其平易豈弟大小畢輸其情使民之入公者如入乎其家見守令者如見其父母是之爲貴耳使民見威而不見德敢怒而不敢言則雖一時或能收整頓撙切之效而其所斲喪者多矣書高明柔克可省也向孫文卿在江陰嘗過僕僕問之曰兄素講學學問不是空談即如大學論平天下如保赤子此便是真心便是明明德兄試自省百姓到面前時可與自家兒子一般文卿應曰此意却似有之僕當時不以爲然曰兄得無太容易說了久之詢其所以涖民果無甚愧乎其言僕

是以心慕而敬焉文卿方於事上而圓於撫下是以雖或惡而謗之而不勝其愛而譽之者之多也眼中亦曾見一人爲江陰使百姓膝行而前俯伏戰慄不敢仰視此輩者何足多哉吾友清才雅志僕何用喋喋若此但柔克之說爲高明者發耳傳曰善人受盡言僕素以豪傑望吾友豈獨善人已也相念甚勤未知使節何時更入郡耳懸懸素不遣人持書入府縣中今特遣此以謝兩次不得相見之故且恃吾友之知我也有持賤名到貴治者必偽無疑預言之

與賈太守書

史生還獲聞起居與德政之詳甚慰素仰第迂踈無似自屏居以來四方知舊絕不敢通書或有書見及則荅之而已以爲山林屏廢杜門省過之人其禮自宜如是且亦平生自守其固陋而不敢失者也今春偶有素不相識鄉人名孫伸者持兄書惠見及當時姑奉荅一書後或言此人先造贋書以誤左右之聽聞之不勝惶悚第自己丑偕兄登第至今十餘年雖至親未嘗敢爲之請囑雖在敝郡縣諸公亦素不敢有一字相囑乃爲素不識面之人請囑于千里之外亦可笑矣且第縱不才亦素知兄之剛正豈宜以私

于之既以自愧又以自訟豈平生心事不能見于信此一鄉人所以至此也若果有此煩兄發其事治其人以爲作僞之戒并將原所造贋書發下一覽感感面晤未期臨書倍增

答舒巡按書

使節之蒞于南土也且訖事而還之朝矣鄙人之所以伺候于左右者壹未能展而左右之所以垂愛于不肖者顧數數有加焉既不敢以草莽蹤跡溷擾公府念無可爲謝者其於盛德但知中心藏之而已玆辱賜坊牌價五十金再拜感激益不自堪曩時郭徐

諸公按于茲土亦嘗以此惠見及僕時尚蒙恩在致仕之後然于諸公之惠亦未之敢當也今爲編氓則又異矣夫郭徐於鄙人同年也而左右乃以此施之於山野疎逖素未嘗交際之人此其爲厚施益過于諸公然使僕不敢當於致仕之先而顧敢當于編氓之後其爲瀆尊者之賜益大矣此僕之所甚不敢也謹告返于使人原左右知愛之深當不以不恭為罪耳請謝未期臨書不勝馳望伏惟亮之

與二弟書

行者居者形跡各別然理道無二致也日用功夫無

二致也汝兄在山中若不能謝遣世緣澄徹此心或止游玩山水笑傲度日是以有限日力作却無益靡廢即與在家何異汝在家若能忍節嗜慾痛割俗情振起十數年懶散氣習將精神歸併一路使讀書務爲心得則與山中何異艱哉艱哉各各努力居常只見人過不見己過此學者切骨病痛亦學者公共病痛此後讀書做人須苦切點檢自家病痛蓋所惡于人許多病痛若真知反身則色色有之也兄字與二第

答殷原學書

來書推獎鄙人甚非倫比頭陀借謂佛子法王此六
罪過也雖然亦足以見吾友向往之殷矣僕不自量
竊痛世人汩於利欲迷失真種絕去人理自墮鬼蜮
是以在群衆中往往不惜齒頰一與破迷雖至速侮
招尤亦不爲悔至於同游諸子尤更不敢惜齒頰然
察其中如聞古樂而思睡者固亦多矣亦不爲悔蓋
兾有一二人能深信吾說而共行之以究乎其精則
宇宙間氣脉尚有所寄不至盡泯爛此吾人大功德
也敢復自愛乎今吾友乃不見謂迂濶直欲相從於
湖海寂寞之域信之甚真而志之甚篤則交戰勝負

之機固已决矣是余之所汲汲而求者也但湖上之行本欲絶去言語文字於萬緣不染時默悟此心今與吾友同行不免更費一番酬酢耳然來意不欲固違也到無錫時當相約所云議論牴牾且勿尤人豪逵寇盜亦且勿尤人蓋自家不知有幾多病痛在也今且只悉心洗刮自家病痛盡時更看感應處何如既已深知吾友之意此後當益盡所言耳草草

與周中丞論項守書

數辱惠書教督以所不及深感知愛無量僕自去歲移家至陽羨與世益疎濶此昔人所謂懶與病相成

雖僅守固陋不敢墜失至於讀書窮理冀有新得則甚不能也其何以仰副明公教督之勤邪知愧知愧

玆啓僕友人有項喬者其人溫雅純實雖自處若謙退而其志常欲爲古人雖其樸貌野而其中實耿耿然雖多臥疾若不任事而實蹇蹇奉職不肯一日尸乎其官僕於交游中知之最深而資其切磋之益亦最久矣又自羅翁當國爲縉紳所輻輳而永嘉之人根株附麗攫美官鼓聲勢者尤衆喬與羅翁又有葭莩之親乃獨泊然自守不亂於群甘心隱約不覬非望然此士人居身之常不足以稱喬而喬之不苟大率

可見也此不惟如僕輩與之素交游者能知喬而士夫亦多知喬者夫以僕素辱明公之知則固可以薦人而不爲僭以僕知喬之深則固可以薦之於明公而不爲黨自喬在屬下二三年間僕不敢以一字稱喬於左右者豈僕過避嫌疑使喬之名譽不通於上而歸朋友之過於僕邪竊以爲明公精鑑近世希有又素以汲引人材爲心而喬之爲人必能在處有所樹立則明公自將知喬而喬自足以受知於明公又何藉乎僕爲人媒也昨得邸報見明公薦三郡守獨不及喬則始憮然異之既而思之何僕所料之不中

邪豈喬之失其故步邪或喬之廉靖宜於郎署而不宜於郡守邪抑僕秪見喬前日之善而明公秪見喬今日之未善邪不然則或有間之者邪不然則以明公精鑑照物無遺而喬也日夕在左右而獨不得借餘光焉豈其命邪夫人情翻覆不常旬日異態固有匿情爲善而後或敗露者矣亦有始雖强於爲善而後不免改節者矣僕又何敢以四五年前所見過信故人邪雖然喬悃愊可信人也以喬之素能蹇蹇奉職則其爲郡守不肯闒茸或可知也以喬之素不肯奔競以覬非望則其在郡不肯自汚或可知也又未

敢以過疑故人也雖然僕所取信者明公之鑑也明公之黜喬而不舉必有説也則是喬果可信者少而可疑者多邪果飾於前而壞於後邪不然何為其見黜於明公也邪明公非不憐材則是喬果敗露與改節也僕之心不能解也使喬之賢而偶未見知於明公則僕固不敢默矣使喬果不賢以自取戾焉亦宜一請教於明公而與之絶可也是以不量狂妄而有是説焉伏惟亮而恕之幸甚

與郭御史書

僕經春常病移家住村塢中居閒自念不奉末光者

久矣近聞使檄下府過旌鄙人命有司建牌坊示優崇之意且期之求久此執事盛心豈不感激既而自惟有甚不敢當者恐冒昧以累左右知人之明故敢畢陳其愚左右試垂聽焉書曰章善癉惡樹之風聲近世牌坊之製蓋倣此意古者不以法私人所章必善而人迺勸所癉必惡而人乃懲不然則懸曲木求直影也僕少不知學中歲蹉跎即鄉黨自好者正恐不如也執事乃欲以之風鄉人而矯濁俗僕豈不自知此如以迷人指迷不亦踈乎罪莫大于盜名詬莫大于詆詷僕非敢辭此也將以讓詬而辟皋也僕嘗

厠侍從之列會才志紕繆又夙罹疢疾不能效官苟
天子明聖不戮瘝曠僅奪官罷歸田里此覆載厚恩
詎可勝量僕聞之仕隱二道仕者則蜚聲竹帛或立
旌纛表閥閱且不爲侈隱人則深林窮谷杜門棧徑
群木石麋豕且不爲陋況僕含瑕積垢以此終世惟
應躬耕灌園矢溝壑之志保桑榆之路補東隅之失
庶幾不爲田夫野人訕笑此僕私心萬一者也介子
推曰身隱矣焉用文之陶生亦云迷塗未遠今是昨
非苟又冒執事此賜爲華觀則是違溝壑之素叨焜燿之
飾志廢黜之後責龔官寵之前榮戾大易補過之訓

犯中庸素位之戒無一可者也僕幸交于執事久矣且積愛生姸積憎生醜古來共然別嬿明徵先輩所慎雖以李絳之賢亦有議其私于同年者矣自執事持憲江左于人無所假於法無所貸薦紳閒咸稱頌據經秉直無與左右比者夫激揚清濁與衆爲公執事豈以公法私一交游僕豈得以交游故干執事公法雖執事諉曰吾以旌賢誰能信之一牌坊之費四五十金計工二十人有奇一工計役三四旬則是二十餘人計役七八十旬有奇崇虛跡損實費無禆絲髮有損尋丈此僕爲暴殄已過矣僕已丑與第時曾

隨例給牌坊直百金且僕既有牌坊直矣又有牌坊是兩饕也有司既給僕牌坊直矣又爲僕建牌坊是兩費也柰何使一人兩費有司凡此數事實所不敢當非敢匿心矯跡多爲枝辭以徼避讓之名重獲辠有道之門伏惟執事鑒亮命有司停止前事則幸甚理宜走謝面布悃衷坐病不能謹以書致

答唐一麐論春秋書

一麐問衛州吁弑其君完倉卒未能悉吾意當時篡弑之人必有自見已之爲是而見君父之甚不是處文必有邪說以階之如所謂邪說作而弑君弑父之

禍起者春秋特與辨別題目正其爲弑如州吁弑完一句即曲直便自了然曲直了然即是非便自分曉亂臣賊子其初爲氣所使昧了是非迷却本來君父秉彞之心是以其時惡力甚勁有人一與指點是非中其骨髓則不覺回心一回心後手脚都軟便自動憚不得蓋其眞心如此所謂懼也懼與不懼之間是忠臣孝子亂臣賊子之大機括反復如翻掌大易之所謂辨而春秋之所以震無咎也如善醫者下針中其竅穴則麻痺之人即時便知痛癢春秋一言中却亂臣賊子痛癢處即亂臣賊子便自回心是以能懼

然知痛癢者乃其血氣之固然知懼者乃其人心之固然也善醫者特與遇之春秋特與提醒之而已舊說據春秋所書而言懼吾亦據春秋所書而言懼此無異者但舊說以爲亂臣賊子懼于見書而知懼則所懼者既是有所爲而非眞心且其所懼能及于好名之人而不及于勃然不顧名義之人以爲春秋書其名脅持恐動人而使懼之此又只說得董狐南史之作用而非所以語于聖人撥轉人心之妙用且知其說其獘將使亂臣賊子彌縫益密以逃名而避跡爲害不小此其說起自漢儒宜不待智者而知其謬然

更千年無有覺其謬者亦無有致疑者何也其悉便待面論善說春秋者無如孟子亂臣賊子懼與春秋天子之事此數句眞得聖人微旨其春秋天子之事一句儒者亦說不通久矣一麐可深思之面會言之春秋一部書無一句不爲亂臣賊子而作非特書弑君三十六條也

與唐一庵書

使者來弟往洞庭歸時乃見尊柬讀罷不覺悽然之甚吾兄盛德人也造物者既窮其躬而又夭其嗣也哉爲善者其亦不可以自信矣雖然自古聖賢能就

人所不能就之德則必有能堪人所不能堪之情昔者卜子夏哭子失之過延陵三號而行失之不及東門吳則蕩而非人情也兄篤於信道久矣試于此尋究眞源則雖極哀極苦中本心了然自明所謂哀之發而中節而未嘗失其爲中也道遠未能走吊

與應警菴文宗書

今之職守令者苟有能飾簿書清獄訟者則爲賢有司矣至於爲百姓根本之慮則未之及也今之司學校者苟有能品藻文字嚴督程課則爲好提學矣至於爲學校根本之慮則未之及也吾丈之爲守郡也

既已能爲百姓根本之慮而不徒以薄書獄訟爲功矣今之爲提學也亦何患其不能爲學校根本之慮而惟文字程課之爲務也哉向辱手書具見惓惓欲興起士習之至意顧責之人不若盡乎已蓋言聲色號令之間不若求之身心性情之實惟反躬自盡益慎以密力行古道不落流俗則此身所舉動即是士子所師法可以不言而喻嘗見近時提學教條何嘗不言道德何嘗不談仁義然只成一番講說只成一番門面而於士習絲髮無補者無其實也務實者反躬之謂而所以爲根本之慮也辱吾丈知愛竊敢以

是望之今士子中有實行者多不長於文字工文字者多不脩於實行盖淳樸之與浮華往往相病然糊名之制行則不得不一一徵之於文一一徵之於文則其文可以與選而其行或不齒於市人者亦不容不取高第而登顯仕是以詩書爲世流毒莊生至有發冢之説豪傑士扼腕太息無可奈何竊以爲低昂輕重其權寔在提學盖提學可以知諸士之文而又可以知諸士之行非如科塲之爲糊名所蔽雖欲品藻其行而無所從也抑此伸彼示之意嚮非吾丈又誰望之曩時使節寓郡中僕時承教語以時免於大

過罪今離索日久柰何年且四十益深無聞見惡之
感願時賜教督是所望也

與鄭户部書

執事此行國儲民命繫焉伏聞下車以來仁風所宣里閭相慶蓋自來督賦之使多以徵斂裒聚爲功而執事獨以寛大行之是以始及下車而應感已若此矣變産一節其利病更僕未易數也大率奸民始初莫不上耗國儲下蝕良民以肥其身及其敗露至勤冠蓋遠出猶或憑奸民之攀扯而逼迫良民代爲之償則是國家懲奸之法未及行於親手欺盗之人

而椎膚剝髓鬻妻賣子之苦已波毒於窮簷無告之小民矣是奸民重得志而良民重受困也執事仁人也必自有以處此山澤鄙人出位妄言并希亮之

與呂巡按書

別久瞻望甚勞每苦俗套拘人不能一棹於婁江虎丘之間與兄相傾倒也悵悵東南州郡連歲旱災即今苗未盡稿遇雨之吉尚有可望倘更三數日不雨則數十萬生靈未知死所山人亦不免於焦枯是懼不知天心仁愛竟何如也前年大侵尚賴滄源公與吾兄勤恤民隱不遺餘力而有司務於仰承兩公德

意蠲租賑粟是以百姓幸有孑遺焉然莩死疫死亦旣不忍言矣惟今年事勢又異往時何者閭閻積連歲之饑則一歲艱於一歲矣官廩捐連歲之賑則一歲空於一歲矣蓋承兩年大饑之後而又饑焉故據今年分數雖止是一年之饑其實一年併受三年之饑也其爲事勢難易可知況兩公一時代去又若故奪之所恃賴然者夫粟不必其盈於倉而有所可轉錢不必其盈於帑而有所可通此其便宜之權惟撫按則然亦惟撫按有真實爲民之心者乃能操其便宜之權以御其變而使不至於窮若夫有司則雖憫

兩恤災盡力周旋顧其力能行於法守之所及而不能行於法守之所不及能爲於官民之藏之所有餘而不能爲於官民之藏之所不足若使君民盡匱固亦無如之何俗所謂好媳婦做不得沒米不飪也雖然官民之匱憂之誠是也至於憂兩公之將代則竊自笑以爲過矣兩公者一日居乎其位一日心乎其民者也去之日如始至者也計兩公代期尚旬月有餘以旬月盡瘁之精力而全活東南數十萬溝壑之命兩公豈憚爲之自古救荒無奇策亦無多說只是措置錢米一法耳誠得兩公以旬月盡瘁之精力從

事其閒隱度於公私之用而均平其斂散之宜至於粟不必於倉而有所可轉錢不必於帑而有所可通諸如此類可專行也速行之不可專行也速請之則前之所憂官民盡匱者亦可以化而爲豐也不難矣曩時所奉救荒條例併東湖撫公奏疏中閒區處錢米事頗具當時以麥熟無所用之不知今有可採而行者否有可采而陳請者否或可因兄以達於滄源公采而行之與采而陳請之否聞南都倉粟其羨至四百萬以上可勾十年之支而有餘滄源公去歲所奏平糴一法此軍民公私凶豐兼利之術柰何當事

者議論不同遂使滄源公美意不竟然此法終不可
罷也不知滄源公再能以此意陳請否繼滄源公撫
巡者又能以此意陳請否願兄力贊之近聞之一戶
部長官言此法有三利云云其說可謂曲盡縱使諸
郡盡荒但得京倉糴粟三數十萬石分散諸郡每發
官帑銀萬兩爲糴本輸之京倉則可得米二萬石平
歲人食米一升凶歲則減之是二萬石者二三萬人
百日之命也是官帑不過出銀萬兩而續二三萬人
百日之命以待來歲之熟也三數十萬石者五六十
萬人之命也京倉糴粟三十萬石而得銀十五萬兩

是國家不過錢米互換之間實未嘗費斗糧損一錢而賜五六十餘萬人百日之命以待來歲之熟也其爲利害較然可知其議論不同者不過以苟有緩急京儲缺乏爲說耳夫糴三數十萬石之米於四百餘萬石羨餘之中特十餘分之一耳且今江東雖災而江西兩廣頗聞豐熟則京倉歲額本色之入固將源源而來矣豈預憂十年之後之不足而輟旦夕之所必救哉故願兄之力贊其說而佐爲之請也至於有司所請遠糴一節蓋慮異日穀既不登而遠商又不來則雖積錢盈篋坐而待斃矣故救荒惟是預處錢

粟而變錢爲粟尤是先事預處之善者也計吾兄亦已聞而可之矣雖然此皆人力之可爲者也若使皇天果無悔禍之期雨澤終不可冀則人力必有所不及而地方意外之變亦不可不先圖願兄更以旬月盡瘁之精力且徧巡諸郡間延見吏民自親其利害而曲爲之處且使車一臨視數十紙文書督促爲益多矣兄其圖之

與安子介書

謹具布被一端奉爲令愛送嫁之需布被誠至質且陋矣然以之而厠于刺繡結繪綾綺綃金綴翠玄朱

鍇陳之間則如葦籥土鼓而與朱絃玉磬金鍾大鏞相答響乃更足以成文又如貴介公子張筵邀客珠韈貂冠狐裘豹褏聯翩雜座既美且都而有一山澤被褐老人逍遥曳杖其間乃更足以粧點風景而不失其爲質且陋也且夫桓少君之事兄之所以養成閨行而出乎習俗之外者豈足多讓古人哉素辱知愛敢以家之所常用者爲獻而侑之以辭不然亦願兄受之而以畀之媵僕之用可也

與徐蕎齋書

向承教以所不及深感道義之愛皦皦嶢嶢昔人有

明戒矣敢不奉教以求進於若虛若愚之學也伏聞晉司徒足占泰道之亨也矣周時敷五典擾兆民故事可復見於今乎斯民無祿連歲凶饑自冬徂春溝中之瘠在在有之每一郊行露骴滿目爲之不能下食幸賴撫巡諸公郡縣有司薄征散積悉力其間不然民其無孑遺矣乎今幸及麥秋可以續食然連朝霧雨二麥之腐壞者又幾半矣去歲緩征之額若欲於麥內取滿盈則恐民不堪命柰何且二麥無收之處雖征之亦何所出而其薄有所收之處彼方圖救目前之饑猶且不足而尚有餘粒能補其去年之逋

竊恐鞭笞日用而故額未必能足則是昔日緩征之惠乃爲今日急征之困也非不知上供之定數必不可缺但得稍遲數月併於秋糧内帶徵則有司省却一番催科閭閻省却一番煩擾在國計一無所損在民力亦無不堪撫巡公孜孜愛養救災恤患之盛心於是爲有始有終矣此其事只在數月早晚之間耳非有損上益下之難也僕僻處山林未嘗獲奉教於撫公是以不敢徑以書達而以聞於執事且此固百姓之公言也惟明公亮之

與金子部書

金入於大冶數經火力愈鍛鍊則愈精純而授新馬於舊牧之圉試其熟技則人與馬益相習雖然其雜金固有一火焉則耗者矣其牧馬如東野之御固有始則善而久則馬逸焉者矣攝山之凛坎於世也是金之數經於火也其再令於章丘也是再牧馬也吾見攝山之愈進於精純而章丘之民與攝山益相習也雖然不可以不兢兢也使久而益精也而無耗焉久而益相習也而無逸焉而後知攝山之果爲良金與良牧也近得李中麓書言章丘凋弊甚須得良吏拊循極有望於攝山僕以爲在攝山舉定海之故事

行之益加之意而已至於馬因地異性人因地異智
銜勒有緩急飼秣有燥濕不窮其力不失其性則在
善牧者虛心而調劑之僕又何言哉

與張士宜書

曩奉清論每服吾兄任道之勇別來又聞兄家居工
夫精進殊以爲慰近承來諭同志中往往夢中作醒
語誠然誠然其下者假公濟私其高者以意見所到
爲實際盖緣始務發心原不曾種下眞種子所以頭
出頭沒轉來轉去竟不出人意科臼中方且認賊作
子自謂超悟誑已誑人以迷指迷道之不明不行深

可太息僕亦夢中人也雖然自數年來益覺掃除私意之難益信古人備嘗艱苦動心忍性知險知阻是細細磨鍊細細降伏此心處方欲强勉從事銖寸積累十數年庶幾少有所進不敢自負也若謂認得本體一超直入不假階級竊恐雖中人以上有所不能竟成一番議論一番意見而已謝上蔡云今之學者何足道能言眞如鸚鵡耳透得名利關此是小歇脚此古人自驗過不誑語也兄邇來自考此處何如天理愈窮則愈見其精微之難致人欲愈克則愈見其植根之甚深彼其易之者或皆未嘗實下手用力與

用力未嘗懇切者也東南勢利之習薰塞宇宙腥穢
人心蓋末世氣習盡然而東南靡麗之鄉則爲尤矣
昔人所謂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變也非知命不惑
不可得而改也已乎柰何恐但於後輩中視其一二
有志者稍稍語之以義利賓主之辨然亦不敢深求
而過責之但令其立定趨向儘力從事於清苦淡薄
使日揩月磨庶有以奪其紛華盛麗之好而已然亦
不知後竟得力否也令兄質地近樸愧不能有以開
發之且抱病亟歸又不能久相與也然家庭兄弟間
自有餘師矣至舉業一節似亦未嘗苦心其間今但

今其讀古儒先之書反之於心稍稍窺見理路然後轉向舉業上去亦以速歸不及竟矣諸皆負其遠來歉歉秋間或當同舍第至南都此時可得一奉教然未敢必也臨書馳情

答皇甫栢泉書

前得方山書知與兄日相切磨必多有妙論恨不能往叅其間而與聞之也僕之不獲奉教於兄而索居也其亦久矣僕之懶病而廢學也其亦久矣藝苑之門久已掃迹雖或意到處作一兩詩及世緣不得已作一兩篇應酬文字數鄙陋無一足觀者其爲詩也

率意信口不調不格大率似以寒山擊壤爲宗而欲
摹効之而又不能摹効之然者其於文也大率所謂
宋頭巾氣習求一秦字漢語了不可得凡此皆不爲
好古之士所喜而亦自笑其迂拙而無成也追思向
日請教於兄詩必唐文必秦與漢云云者則已茫然
如隔世事亦自不省其爲何語矣所以久而不能請
教於兄者正以村俗匠人不敢呈技於輪扁之前也
今既與兄開口說破容繕寫一兩篇奉以爲笑耳蔡
白石今之名家也僕向來頗不謂然近得其詩讀之
則已洗盡鉛華獨存本質幽玄雅澹一變而得古作

者之精僕雖非知音亦三嘆不能自已竊謂此兄當與吾兄並驅辭場矣雖然以兄之高明磊磊若以一生之精力盡之於此即盡得古人之精微猶或不免乎以珠彈雀之諭向曾寓一書於蔡兄不知蔡兄曾與兄泛論及之否又不知方山之所謂與兄日相切磨者抑亦止於藝文之間而已也抑亦不止於藝文之間而已也更願聞之來教道未就損學不加益之說雖兄之謙亦足以知兄苦心也學之不加益也正坐不能損耳更願聞所以損之之說也南沙兄被劾今人益有感於行路之難此兄在內在外皆不見容

若此其自爲計獨欠拂衣一往耳後此兄反常時欲
以此相勸不知能自決乎否也家君得返田廬辱吾
兄念及深感通家之愛使還草草奉覆遠惠拜嘉并
此謝

曩承詩教附謝

荅蔡子木書

曩承答教深慰素懷且自笑僕之所知于兄者淺也
僕嘗謂學者非無痛癢之爲貴而以真知痛癢爲先
知痛則不能不護而藥之知癢則不能不爬而搔之
今之學者病在徧身麻木全然不痛不癢所以更不
得力然知痛癢若不是真知其更不可忍處亦是不

知痛癢縱使爬搔護藥亦悠悠不得力也来書云詞章爲聰明之害又云於苦土中覺得曩時醉夢流浪此是吾兄一口說着平生痛癢一些不自瞞一些不瞞人即此一些不自瞞不瞞人處何等光明何等直截便是起凡入道真根子也雖然昔人謂舊習如落葉既掃復積兄試觀之既覺得曩時醉夢流浪之後四五年来種種世味種種酬應種種思慮能盡不醉夢不流　否抑時有醉夢流浪處否醉夢流浪處當時便能覺得既覺便能撥轉得否抑亦有恍惚不便覺得牵掣不便覺得牵掣不便撥轉得否如把筆作

詩時自覺淡然一無喜心否既有喜心其于好醜贊毀種種勝心能不爇然而動否覺有動處便能銷化否抑亦有牽掣不便銷化否其不把筆爲詩時喜心勝心能不潛伏否不止作詩一節凡一切外馳習心能銷化否不潛伏否細細照察細細洗滌一些不得鋪過一些不得放過乃是真知痛癢既真知痛癢即境界不論靜鬧工夫不論頓漸靜鬧一境界也頓漸一工夫也兄以避北而就南舍頓而即漸爲說夫鬧處不得力即靜處未可謂之得力不究竟所謂頓亦安有所謂漸乎收攝精神併歸一路漸即是頓即此

一路接續不斷頓即是漸非二致也然吾兄討方便處用力亦未嘗不是也既真用力則靜鬧漸不患其不一矣来書所病世之君子以聖學之名習江左之實是非頊之爲患也正坐自瞞過自放過麻木不識痛癢耳來書所病英氣血氣害事亦正 不識痛癢耳弟之不肖年來痛癢頗漸自知追尋病根大率苦血氣之爲累血氣董成習氣不能自脫詩文之障亦時尚往來胸中第争分數重輕而已此不能以欺兄者自顧齒髮漸衰痛癢心切既稍有知不敢不竭力爬搔護藥使此生甘爲麻痺人也來書提出小心兩

字誠是學者對病靈藥但如前所說細細照察細細
洗滌使一些私見習氣不留下種子在心裡便是小
心矣小心非矜持把捉之謂也若以為矜持把捉則
便與鳶飛魚躍意思相妨矣江左諸人任情恣肆不
顧名檢謂之脫洒聖賢胸中一物不礙亦是脫洒在
辨之而已兄以為脫洒與小心相妨耶惟小心而後
能洞見天理流行之實惟洞見天理流行之實而後
能脫洒非二致也弟之不肖正程子所謂墮在沉滯
執泥坑裡者自愧脫洒之未能也惟兄教之僕之所
請教于兄大要只是一言願兄時時無忘苦土中所

見如何如何

答萬思節

承示途中遇險及當局冷眼之說足知新功甚慰甚慰熟處冷得絕勝冷處冷得然險處惶惑原是易處錯過不曾做得功夫也易論學每以涉川為說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所謂終身之憂也吾友閒居少過却是不曾抖擻提醒精神吾固預憂吾友涉川之難今吾友自知之矣自此緊着功夫常常從危處操心常如與天吳河伯對壘毀譽利害諸閑悉與照破即世間一切大川何所不利涉也先輩云聖人於困

險中有至樂於安平中却是有至憂焉哉吾儕欲與大洲兄相會乃欲相與證明絕學非曆數之謂也然曆數自郭氏以來亦成三百餘年絕學矣

國初搜得一元統僅能於守敬下乘中下得幾句註脚竪中二百餘年拱手推讓以爲曆祖吾向來病劇中於此術偶有一悟頗謂神解而自笑其爲屠龍之技無所用之亦嘆世無可語者近得來書乃知復有透曉如大洲者在也一快一快但不知大洲所謂透曉而曆官所不解者何所指耶豈所謂曆理者七政盈縮遲疾之所以然如元史所載王恂李謙曆議及

緣督氏革象書之類獨能洞其精微是曆官秖知其數而吾輩獨能明其理遂指此爲透曉而曆官所不觧者耶盖昔者太史造曆既已測定日躔盈縮月離遲疾去極遠近渾淪得一天體在胷膈中而欲傳之形氣之間以爲曆本則是以數寸筭子握住萬古宇宙轉運盖甚難下手此子長所謂太初曆既已測候而姓與都等不能爲筭之時也古曆大衍爲精一行和尚藏却金針世徒傳其鴛鴦譜耳于是守敬獨得一法曰弧矢圜筭如所謂横弧矢立弧矢赤道變爲黄道黄道變爲白道者最爲圓機活法自此黄赤白

三道之畸零可齊而氣朔之差可定此法不惟儒生不曉而三百年來曆官亦盡不曉矣今監中有一書頗秘名曰曆源者郭氏作法根本所謂弧矢圓術頗在焉試問之曆官亦樂家一啞鍾耳豈大洲所謂透曉而曆官所不曉者蓋謂此耶若所指如前說雖極精微幽眇猶是儒生套子所指如後說雖若九九綴術乃是實得也頃問之大洲求一轉語見示當更有請教夫六藝之學昔人以爲數可陳而義難知在今日曆家却是義可知而數難陳蓋得其數而不通其義者有之矣若謂得其理而不得其數則施之實用

既無下手處而并其所謂義者亦脫空影響非真際也雖然今曆家自謂得其數矣今曆家相傳之數如曆經立成通軌云云者郭氏之下乘也死數也弧矢圜術云云者郭氏之上乘也活數也死數言語文字也活數非言語文字也得其活數雖揪翻一部曆經不留一字盡創新法亦可以不失郭氏之意得其死數則挨墻傍壁轉身一步倒矣夫知曆理又知曆數此吾之所以與儒生異也知死數又知活數此吾之所以與曆官異也理與數非二也數者理之實致用處也活數死數非二也死數者活數之所寄也近見

一二儒者亦有意象數之學然不得其傳則往往以
儒者範圍天地之虛談而欲盡遍疇人布筭積分之
實用不知豈便吃尔蓋過了也後世儒生所論六藝
往往而然不特曆也大洲其於吾言有合耶否耶揚
子雲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通乎
天地之曆數而未必通乎身心之曆數者又一行守
敬輩之所以爲蔽也今未暇論也雖然所欲請教於
大洲者其大者百未一舉也而輙瑣瑣及此毋乃以
我不知務乎縱言至此一笑吾友欲吾舉曆家一二
緊要語與大洲印証如步日躔中盈朒縮末限用立

差三十一平差二萬四千六百此死數也又如步月離中用初末限度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此死數也曆家知據此死數布筭而已試求其所以爲平差立差之原與十四度六十六分之數從恁處起則知活數矣似此只舉一兩件更不費辭也活數者如揲蓍求卦之初參伍錯綜而陰陽未分者也死數者如卦畫已成之後爲九爲六而陰陽既定者也

與項甌東

索居既久嗟嘆朋友合并之難而知昔日相聚之爲樂也然又有可感慨者念昔日從兄於杯酒談笑間

此時弟甚踈鹵不能有所切磋於兄而兄之善言懿行弟亦不能竊之以自淑不過如世間所謂好友者而已求如古人切切偲偲講學輔仁則未也自去官歸家閉門靜坐大抵人窮則反本霜降水涸天根始見於是大悔曩時孟浪痛自磨刮直欲掃去枝葉文飾從根本上着力久之亦漸覺有洒洒處但苦此心出入幾微之際殊廢檢防然亦漸覺有洒洒處此時欲見兄相與印証一番了不可得則向者朝夕相聚反自錯過虛却光陰豈不可惜惟吾兄質實純明古所謂脚踏實地人也此不惟吾兄能自信而友朋亦

無不以此信兄者別後想淵然深造非鄙陋之所敢
窺測以舊時所見吾兄則尚有尌非所以少替於吾
兄者何也兄得之資稟者持守有餘而充拓未至資
稟有餘於毅而力量不足於弘其得處乃是氣質最
美而其不及古人處乃是學問不能變化氣質也古
人為學皆是百磨百鍊工夫如書臯陶論九德寬而
能於栗直而能於溫沉潛能剛高明能直斯則磨鍊
已至氣質變化之効也夫弟所謂充拓者亦非如由
赤子之心擴而充之說蓋赤子之心本自充擴得去
本自能大有一分不能充拓皆是未盡此心之量耳

中庸曰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德性本自廣大本自精微本自高明本自中庸人惟爲私欲障隔所以不能復然故必須道問學以尊之耳此千古學問之的也據吾兄舊日規模且未免作世間一種寡過之人其於賢聖作用尚是有間學問須先定其基故孔子不取謹愿之士而取狂狷爲有基也狂者固不待言至於謹愿之士與狷者其不爲不善亦較相似但狷者氣魄太矯世獨行更不畏人非笑謹愿之士氣魄小拘拘謭謭多是畏人非笑狷者必乎巳而謹愿者役於物大不同耳今人多以謹愿者爲

猶此亦問學不明之過也交游可望者殊少得如吾
兄者尤少如弟踈鹵尚不敢自棄以吾兄之純明其
於道翻然易耳願聞兄之所安整理民事皆是吾人
切實工夫而兩郡之治如何并願聞之邇來士風澆
薄而江南重以侈靡浮蕩比之他所尤甚大抵富貴
功利之習溺人心目如處豐蔀之中舉眼皆蔀也蔀
外更不見一物矣是以迷惑顛倒莫知所止非有先
知先覺者孰能出之溷穢而轉之清流乎提學馮先
生觀其論議行事亦不爲無意於此矣詞華本實之
間稍有軒輊便足鼓舞人心吾兄相會得從容聚語

幸委曲一賛之

與季彭山書

僕不慧自少亦嘗有志于治經漢宋諸儒先以觧經名家者亦頗涉其津焉至於當世諸先輩以治經名家者亦嘗承下風而問之蓋久之而不得其説則又將脱去聞見洗刷此心而獨求之于遺經又久之而竟未之得也偶游會稽獲聞髙論則爽然自失先生之于經闢竅開觧掐擢腸胃若秦越人之隔垣而洞五藏也剖破傳注専門之學辭鋒所向决古人所未决之疑而開今人所不敢開之口如荊卿慷慨擊筑

睥睨于燕市之中而旁無一人也日論古事又如身揖讓乎虞周禮樂之間憑軾以觀晋楚齊秦鬬争之域也而聽之者且不自知其忽焉躍然以喜忽焉瞿然以愕而卒果然以飽亦雄矣哉世未之有也雖然願先生益深所養使此心虛壹而静自所獨然不必盡是也衆所共然不必盡非也却意見以融真機則古聖賢之精将于是乎在而况其經乎然則六經之道其卒于先生有明也已僕敢以是少効愛助焉

答俞訓導

得所示書知執事望我甚厚教我甚至感激感激蓋

學病於傳雜而量病於傳廣此鄙人膏肓之證過承發藥敢不盡飲然僕之此心亦不敢不悉於執事也夫士之於世苟無志於為善則已果有志於善則世之人未嘗不欲其入於善已之善未嘗不欲與人共為之所謂衆生病即是已病此萬物一體之心必不能自已者也僕於甲科人才固未嘗專有眷眷搜羅之心其於巖穴之士之賢者亦何嘗敢忘相與切磋之心哉其於卑鄙齷齪越禮放法者固未嘗敢有雷同隨俗之心而其間尚可告語轉移者亦豈敢遂無憫惜愛護之心而遽疾之如讐者哉甲科之與巖穴

本無揀擇而感應則隨其所遇峻拒之與憫惜本無作好惡而曲成則因乎物情此天則不容人加減者也夫業無定習而心有轉移苟真有萬物一體之心則雖從事於舉業以進身未嘗不爲義塗也若使有獨爲君子之心則雖從事於餙躬勵行以退處未嘗不爲利塗也經義策試之陋稍有志者莫不深病之矣雖然春誦夏弦秋禮冬書固古之舉業也固未嘗士誦與書也苟無爲巳之心則絃誦禮書亦祇爲干禄之具苟真有爲巳之心則經義策試亦自可正學以言昔人妨功奪志之辨此定論也至於以舉業爲

教則稍有志者亦知深病其陋矣呂伯恭以舉業教
浙中而朱子以書規之伯恭答書以謂若不開此一
路則法堂前草深一丈僕嘗誦而竊嘆以爲此極是
前輩苦心非特後之人未能知雖當時同志者亦未
能盡知也僕年來則已决意絶去舉業之教矣而猶
瑣瑣爲執事言者蓋亦自知今之不教舉業未爲脱
洒而向之教舉業未爲粘帶也今之不教舉業未必
足以閑人之利塗而向之教舉業未必不引人一二
於義塗也至於道德性命技藝之辨古人雖以六德
六藝分言然德非虛器其切實應用處即謂之藝藝

非粗跡其精義致用處即謂之德故古人終日從事於六藝之間非特以實用之不可缺而姑從事云耳蓋即此而鼓舞凝聚其精神堅忍操鍊其筋骨沉潛縝密其心思以類萬物而通神明故曰灑掃應對精義入神只是一理藝之精處即是心精藝之粗處即是心粗非二致也但古人求藝以爲聚精會神極深研幾之實而今人於藝則以爲溺心玩物爭能好勝之具此則古與今之不同而非所以爲藝與德之辨也執事所舉堯舜夫堯舜所未聞與若罔聞云云者此道也羲和之曆象夷夔之禮樂皐之刑名至於垂

工和矢伯益鳥獸孰非道哉然諸子爲之而堯舜若罔聞云云者蓋君逸臣勞道則然耳若謂堯舜以道自處而以藝士誘之人何其自待者厚而待人者薄也皐以刑名自處而乃爲其君陳廸德之謨夔以擊石拊石自處而教胄子以簡廉直溫之德性則是以藝士自處而以德望之人又何其自責之薄而責人之厚也曆象禮樂藝也脩五玉如五器而彰施五采在璣衡獨非藝哉則堯舜亦屑屑矣孟子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若在羲和則曆象便爲先務在夔則擊石拊石便爲先務又安得以堯舜之所不

徧者而遂不急也執事以好傳雜技藝爲僕之病此則不敢不承而至於分技藝與德爲兩事則辨之亦不敢以不明也蓋儒者慕古之論莫不以爲必絕去舉業而後可以復古之德行道藝此則不務變更人心而務變更法制將有如王介甫所謂本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者矣儒者務高之論莫不以爲絕去藝事而別求之道德性命此則與藝無精義而道無實用將有如佛老以道德性命爲上一截色聲度數爲下一截者矣是以鄙意不敢不盡於執事也雖然執事憫時病俗之意則亦深且切矣今說

事固有教人之責矣執事之隱居脩行僕聞之膠陽諸兄亦久矣今之教以舉業縱欲罷之而勢有不能即使復古之教則六藝固亦不廢僕所願執事之於諸生即舉業之中而示之以窮經明理反躬着已之路而默消其干名好進之心則是舉業中德行道誼也即古六藝之中而引之於聚精會神極深研幾之實而默消其爭能務勝之心則是六藝中道德性命也方且順而導之正不必逆而沮之也大率今之世舉業技藝種種猶未足為心病所為心術大蠹者在乎義利之辨不明執事教人欲明義利之辨則必以

身率之以身率之則自取與辭受進退至於纖微必精察之果義歟利歟取與辭受進退至於纖微盡義矣尤必精察之此心果有為歟無為歟一毫不自遮蔽一毫不使潛伏使精神可透金石則成人材動風俗之責固有在矣敢以是少効愛助之意以為執事報也無由面晤極論臨書馳懷嗣後更望時惠盡言此僕之所汲汲而求也

與顧箬溪中丞書

僕居閒多暇時或留意於數藝將向所聞之左右者時為紬繹其於古人象數之精意雖或有齟齬難通

處亦多有欣然會心處其會心處既恨不得與明公相印証其齟齬處又恨不得就明公而爲之發矇觧縛也竊意六藝之學皆先生所以寄精神心術之妙非特以資實用而已傳曰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顧得其數而昧於其義則九九之技小道泥於致遠是曲藝之所以藝成而下也即其數而神明其義則參伍錯綜之用可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是儒者之所以游於藝也顧先王六藝之教既寢而筭書之傳於世者往往出於曲藝之士之所爲儒者絶不知其說而知其說又多非儒者是以其數存其義隱矣而藝

士之著書者又往往以秘其機爲奇所謂立天元一云爾如積求之云爾者雖筭師亦多不省爲何語視著書者之意蓋若恐緘藏之不密而示人以金鍼也是以其數雖存而數之所以爲數者亦隱矣伏惟明公以當世耆儒玩心神明之學而出其緒餘於藝數之間明公之於數蓋古所謂進乎技而入於道以神遇而不以器求者也且小子辱不倦之教久矣是以敢更有請焉謹具如別紙

與裘推府

昨承示欲賜徐盬扁額謹因尊教輳成兩字曰占恒

何如恒者人心本常理古今凡聖不減不增性其有
占不占是以有能恒不能恒之别而恒道實未嘗去
人也古聖賢教人雖一曲藝未嘗不與心學相通人
能得此常理設使爲醫則必能究性命之源爲巫則
必能極鬼神之情狀一徹萬融所謂因源而得委也
古如農轅重黎之徒以聖賢精微之學而爲醫巫師
是也若使爲巫醫者知無恒之不可則必反而求之
於心念念在有恒上着工夫則庶幾性命之源鬼神
之情狀可得而無愧于巫醫蓋本欲精其藝而因以
達乎其德所謂自委而泝源也如古巫醫咸和之徒

因巫醫而知道是也聖人提醒人心只在一占字易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所謂占者豈是揲蓍布卦乃爲占哉此恒心之存主處則爲居此恒心之應用處則爲動神明在我知幾而動是無時無處不是占也不占則神明失矣幾微昧矣是可謂之恒乎而又何醫巫之可爲乎

與陳巡按遜齋

某迂拙無似然至於慕德嚮賢之心未嘗不與人同而交際務施報尚往來之誼亦未嘗不與人同也自使節惠臨江南躬清苦之行以率先屬吏嚴激揚之

政以整齊習俗某雖在山澤亦竊聞風而慕焉久矣且使節莅敝邑兩辱垂問野人之廬而士夫間亦每傳言執事以道義相與愛因復自念僕未嘗一日得奉教於左右而乃辱降意先施若此則又竊感且愧焉久矣然則僕於執事不爲無所嚮往而執事於僕不爲無所下交矣其於所謂慕義之心報施之禮皆宜奔走自效於左右而乃缺然至今焉者非甚踈狂當不若是　故敢以鄙懷布於左右某被罪爲民人也諸公高誼雖過以士禮相遇而固陋之私則不敢不以民禮自居編甿之役既非所以借於縉紳之交稼

牆之論亦非所以參於政事之間是以八九年來其
於公門未嘗敢窺焉蓋非敢自爲偃蹇誠不敢以瀆
尊者也草莽之不敢見孟子之所謂不敢也且其多
病早衰去冬復感陰寒遂成末疾兩足痿痺臥不能
起颯然摧朽已成廢人惟屛迹村庄少藉藥物支持
是以執事之門既未及躬候而執事枉顧又不乃擁
篲以迎蓋坐此也然則僕於執事交際之禮既拘於
分之不敢自盡嚮往之殷又牽於病之所不能自致
惟有捫心懷慚而已念無以達於左右故敢以書上
所以爲謝幸垂亮焉　唐荊川先生文集卷之五終